

广东女英烈传

(第二辑)

广东妇女运动历史资料编纂委员会工作室编

一九八二年七月

目 录

广东第一个女共产党员

- 記高恬波烈士……………楊紹練 (1)

刑场上的婚礼

- 記陈鉄軍烈士……………黃庆云 (11)

戎 马 英 姿

- 記游曦烈士……………黎显衡 (20)

永不屈服的海燕

- 記区夏民烈士……………黃庆云 謝燕章 (28)

忠心耿耿为革命奋斗一生

- 記梁維平同志……………翁源县妇联 (37)

碧血洒韩江 万世永流芳

- 記許玉馨烈士……………何錦洲 (50)

琼崖妇女运动的先驱

- 記馮爱媛烈士……………韦經照 黃循球 (58)

杰出的女共产党员

- 記黃凌氏烈士……………楊杰生 林少強 (64)

傲 雪 的 红 梅

- 記黃秋富烈士……………陈 北 (71)

赴湯蹈火为革命 呕心沥血为人民

- 記譚本基烈士……………珠江妇运史小組 (81)

緬 怀 革 命 母 亲

- 記胡冬娣烈士……………何 白 梁怀珠 (96)

丹 心 永 向 党

- 苏丹烈士传略……………鍾声 楊清 楊森 (102)

广东第一个女共产党员

——记高恬波烈士

楊紹鍊

高恬波是广东第一个女共产党员，广东早期妇女运动领袖之一。她一八九八年生于广东省惠阳县淡水镇一个普通医生家庭。青年时代因不满家庭包办婚姻，勇敢地冲破重重阻拦，从家乡逃到广州求学，考上广州市妇孺产科学学校读书。在校期间经常阅读《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刊物。“五四”运动爆发后，积极投身反帝爱国运动，成为当时广州学生界的女闯将。

一九二三年初，高恬波参加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六月，青年团广东区委建立了外围组织——新学生社，阮啸仙任书记，她任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在阮啸仙等共产党人的领导下，新学生社成为当时学生运动的主力军。高恬波工作积极、作风踏实，在共同斗争中与阮啸仙建立深厚情谊，不久结为夫妻。在阮啸仙的帮助下，高恬波进步很快，于一九二四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

此时我党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广东掀起

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高潮，高恬波根据党的指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任国民党中央妇女部干事。妇女部部长是国民党左派何香凝，高恬波成了何香凝的得力助手。妇女部的任务是组织和发动各阶层的妇女，投身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行列。高恬波为此日夜奔波。她除了处理部里繁杂的日常事务外，常常抽空跑到工厂、学校和街道里找妇女群众谈心，了解她们的生活和疾苦。有时她还跑到停泊在珠江岸边的小艇上，同艇家妇女促膝谈心。这些水上居民，从来被视为“贱民”，不被人们看得起。一只小艇就是全家栖身之所。从小孩子背着两个葫芦在水上漂浮起，一辈子就劳动在这儿，栖息在这儿。高恬波十分同情她们的遭遇，经常为她们免费治病和接生，并从中宣传革命道理，甚得她们的欢迎。

为了开展农村妇女运动，妇女部派高恬波到彭湃同志主持的广州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高恬波在农讲所系统学习了有关农民问题的理论，并受到严格的军事训练。她决心向彭湃同志学习，脱下城市装，换上农民衣裳，到农村去发动广大农妇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因此农讲所结业后，由于她的坚决要求，党组织分配她担任农民部农民运动特派员。

从此，高恬波常常身穿粗布衣，脚蹬草鞋，爬山涉水，深入穷乡僻壤，足迹遍及市郊农村及粤北、潮汕、东江和海南等地。所到之处，均以通俗的语言宣

传革命道理，指出农民终年劳碌而不得温饱的原因，号召农妇们向海丰农民学习，组织农民协会，同土豪劣绅作斗争。为了交谈方便，她虚心学习各地区方言，很快掌握了客家话、潮州话、海南话，能用流利的当地语言同农妇们交谈，同她们建立姊妹般的感情。农妇们都十分喜欢她、尊敬她，称她为“活观音”。

在高恬波等共产党人的宣传组织下，花县、顺德等地的贫苦农民纷纷组织农民协会，同豪绅地主展开斗争。一九二四年八、九月间，花县九湖村、元田村及宝珠冈村农民协会成立时，高恬波与阮啸仙等人代表农民部和新学生社到会祝贺，还发表演说。大会发出减租宣言，通过了“取消送租”、“取消大斗租”等决议。从此，花县、顺德等县的农民运动迅猛发展。

高恬波除下乡作农村工作外，对妇女部的日常工作也积极去干。她大力协助何香凝筹办平民医院，对赤贫妇女治病和分娩实行免费；高恬波还兼任这间医院的医生。一九二五年六月，广州爆发了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六月二十三日，中共广东区委在广州东较场主持了有十余万群众参加的反帝示威大会。会后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当游行队伍经过沙基路时，突然遭到沙面的帝国主义者的伏击，顿时马路上血肉横飞，惨不忍睹。惨案发生后，正在医院替产妇接生的高恬波，接到何香凝的指示，立即带领几位医务人员赶到现场抢救。高恬波目睹受伤者的惨状而悲痛万

分。她指挥医务人员把重伤者抬上汽车送往医院，轻伤者立即进行包扎。此时埋伏在对岸沙面的敌人还不时向人群射击，随时有中弹的危险，然而高恬波毫无惧色；伤者的鲜血沾满了她的衣衫，看起来她也很象个伤员。此时此刻，她只想着争分夺秒抢救伤员的生命。

沙基惨案的发生，更加激起了人民的反帝决心，从而把省港大罢工推向高潮。从香港回来的大批女工和家属参加了罢工的行列，妇女部必须把她们组织起来，帮助她们解决工作和生活问题，让她们在斗争中发挥作用，因此高恬波的工作更加繁忙了。她协助何香凝，以妇女部名义创办了草鞋厂、洗衣厂、缝纫厂等。高恬波还具体负责草鞋厂的领导工作。不久，国民政府准备北伐战争，需要大量草鞋，高恬波夜以继日地同女工们一起赶制草鞋，完满地完成了任务。

高恬波对罢工妇女的思想进步和文化生活也非常关心。罢工妇女多为文盲，有些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妇女部举办了妇女识字班，高恬波担任教员。她手把手地教大家识字、写字，耐心讲述妇女只有同帝国主义及一切封建势力作斗争，才能彻底翻身解放的道理。她讲课时深入浅出，很受女工们的欢迎。高恬波还以各种生动活泼的形式，对女工们进行宣传教育。她了解到工人们很喜欢看戏，于是就提出组织民间剧社。她与阮啸仙都是文娱活跃分子。她俩一起商量

研究成立办法，亲自物色人才，动手编写剧本，有时她俩还登台演出，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

高恬波对女工们的生活和疾苦更是无微不至的关心。她常常到女工们住的工棚里，同大家拉家常，问寒嘘暖。当她发现一些罢工妇女有病，或是怀了孕，便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要求对这类女工给予特殊照顾，给她们做点可口的饭菜。有一次，她因公到顺德县时，特意到县城的丝厂调查女工状况，发现该厂资本家残酷压榨工人，光是罚例就有二十余条。工人每天工作时间达十二小时以上，有时还得加夜班。女工更是常常无故被罚，克扣工钱；男女同工不同酬；女工分娩也不给假期。女工们说，我们进了这个厂就好象进了地狱。恬波返回广州后，立即向罢工委员会作了汇报，要求迅速加以解决。省港女工大会通过提案时，要求解决女工的特殊利益，如女工生产前后应有八星期之产假，工资照发，以及男女工资平等，……。

由于高恬波与劳动妇女同呼吸共患难，处处为工人群众的利益着想，深受女工们的爱戴和赞扬，被称为“罢工女工的领袖”。

随着工农革命运动的不断深入，妇女界要求破除三纲五常，反对男尊女卑，提倡婚姻自主，女子参政的声浪日益高涨。为了把各阶层的妇女组织起来，共同投入斗争洪流，高恬波还积极参与筹备广东妇女解放协会的工作，成为领导广东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者

之一。

高恬波在领导广东妇女解放运动中，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阶级分析的观点。她反对超阶级的“女权主义”者，确认妇女解放运动是无产阶级斗争的一部分，所以她特别强调在工农劳动妇女中做工作，反对只搞城市上层的妇女运动。当时广州妇女界有个叫“女权运动大同盟”的组织，它的“主帅”是中山大学文科学生沈芷芳。此人是国民党右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的委员，是个有名的泼辣货，她公然说：妇女运动就是女子反对男子压迫的运动，只要女子参政，男女平等，妇女就可以享福。她们还宣称，妇女运动是知识界的事情，工农妇女根本不懂什么。在一次筹备广州妇女界联合问题的集会上，高恬波同沈芷芳等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沈芷芳在会上重弹她的“男人压迫女人”的论调，高恬波针锋相对地指出：中国妇女的疾苦，不能简单地说成是男子压迫女子，现在许多男人还不是同样受压迫剥削吗？可见受压迫的根源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而不是那一个男子压迫那一个女子。要解决妇女受压迫的问题，也不是靠少数女子去“参政”、去“当官”，而是要把广大受压迫最深的工农妇女发动起来，同受压迫的男子一起，才有力量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妇女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

高恬波的话句句在理，得到大多数人的鼓掌与赞

同。沈芷芳恼羞成怒，竟在台下破口大骂，说高恬波是“产婆”学校出来的，根本不懂理论，还煽动手下的人在会场内起哄。沈芷芳的拙劣表演，使“女权运动大同盟”的威信扫地。

现实的斗争教育了高恬波，使她更坚决地相信，妇女解放要靠工农妇女群众。她常常在妇女部主编的《妇女之声》杂志上发表文章。在《妇女团结应注意之点》一文中，她具体分析了我 国妇女团结力薄弱的三个原因，指出：“我们如果要希望有力的妇女运动，不可不先养成坚固的团结力，而团结力之养成，要使妇女运动普遍于农工群众，这才是有了社会基础”文章号召：“团结是我们最有力的战斗工具，劳动妇女是我们的解放基本队，时机到了，大家一齐起来，快快跑入劳动妇女群众中巩固我们的团结力，然后，妇女才有真正的独立和自由”。

一九二五年冬，为了配合即将到来的北伐战争，由妇女部何香凝、邓颖超等人发起组织“军人家属妇女救护员传习所”，以培训北伐救护人员。高恬波被分配负责教授包扎技术，并协助管理该所的事务。次年夏天传习所结业后，妇女部决定成立北伐妇女救护队，高恬波被选为救护队队长。七月间，北伐军浩浩荡荡地从广州出发。高恬波率领救护队员全副武装，精神抖擞地随军前行。她沿途领着大家高唱《国民革命歌》。每当部队到达宿营地时，她便和救护队员一

起检查病号、护理伤员。八月间，救护队到达湖南长沙后，《民国日报》还特别作了报道：“由队长恬波女士率领的救护队入湘……全队由长沙开赴前线，实行救护工作”。高恬波在长沙还摄下了一张全副武装的照片：臂带救护符号章，腰束军用皮带，头戴大盖帽，真是英姿飒爽，风华正茂。

北伐军攻取长沙后，长驱直进，盘踞两湖的军阀吴佩孚赶忙调兵遣将，决定死守汀泗桥，以阻止北伐军北上。汀泗桥三面环水，一面是高山耸立的天险，敌军凭借高山向北伐军猛烈射击。我军连续冲锋十几次均无法接近桥头，而每次冲锋都有大量伤亡。高恬波带领救护队员冒死跟随部队冲锋，奋力抢救受伤官兵。她那不怕牺牲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受到广大官兵的高度赞扬，称她是救护队的“女将军”。

汀泗桥之战，北伐军胜利了。接着，北伐军总攻武汉，然后主力又转战东南战场。高恬波和她的救护队不辞劳苦随军辗转湘鄂赣三省，步行万里。可是正当北伐军乘胜前进，占领半个中国时，暗藏在革命阵营里的蒋介石，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公开叛变革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高恬波几经周折回到广州。党组织考虑到她和阮啸仙的安全，便决定让她们转移到农村。临行前的一个深夜，高恬波回到家里向双亲告别，家人都为她的安全担心。但她劝慰父母说：“革命工作随时准备着流血牺牲，如果双亲听到我牺牲的

消息，切勿悲哀。你们有五个女儿；一个为革命牺牲了，还有四个……”。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广州爆发了震撼世界的武装起义，以反抗国民党蒋介石的屠杀。高恬波按照党的指示，回到广州参加起义。可是由于敌强我弱，经过三天的血战，起义终于被镇压下去了。高恬波忍痛跟随部队撤离广州。

不久，她被派往江西省委工作。一九二九年底，江西省委一些地下机关被敌人破坏。在此紧要关头，高恬波冒着生命危险设法将情况电告中央，并细心侦察机关的异动，时刻保持中央与江西省委的联系。十二月二十五日，正当她在街上奔跑联络工作时，不幸为叛徒发现而遭逮捕。当时在江西的湖南军阀头子张辉瓒妄图从这位共产党重要人物身上获得情报，于是他亲自审问。他满以为高恬波是个女子，比较容易对付。他说只要交出省委组织名单，就可以马上释放，还可以当大官。他哪里知道高恬波的厉害，当他洋洋得意等待回答时，冷不防被高恬波重重地打了一巴掌，打得他鼻子流血。高恬波说：“这就是我的回答。”顿时气得张辉瓒浑身发抖。他咆哮着命令刽子手给高恬波施以重刑。然而不管甜言引诱，还是毒刑拷打，对这位久经考验的共产党员，都不起作用。只见高恬波横眉冷对，只字不吐。刽子手狂叫着：“高恬波，难道你就不怕死吗？”高恬波坦然地回答说：“到了你们手

里，就不想活着出去。我现在只要求一死。”刽子手狠狠地说：“要死也不让你死得舒服。”就这样，高恬波在敌人的残酷折磨中壮烈牺牲了。这时她年仅三十一岁。

高恬波牺牲的消息传出后，许多熟悉她的干部、战士和群众，特别是妇女群众都深深地哀悼！她不仅是战场上的“女将军”，而且是农运、工运、妇女工作的女领袖！正在上海工作的阮啸仙悲痛之余，借用杜甫《易相》诗里的两句话“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以痛悼与自己同生死、共患难的亲密战友和妻子。何香凝听到高恬波牺牲的噩耗后，不禁泪如雨下。她深情地回忆说：“恬波和啸仙二人，为了工、农、妇女等民众运动，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积极努力，不折不扣地做了很多工作，对革命有过不少贡献，可以留名于后世。”

党组织为了悼念高恬波，激励后人，于一九三〇年一月十一日，在党中央的机关刊物《红旗》第六十九期上发表文章《悼我们的女战士高恬波同志》。文章指出：“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的统治可以伤残我们躯体，但终究不能挽救他们崩溃的前途，不能遏止正在开展扩大的革命势力。最后的胜利在不久将来属于中国广大劳苦群众的工农！”

是的，高恬波用鲜血和生命铸成的丰碑将与世长存；她的英雄业绩和革命精神将永远鼓舞后人奋勇向前。

刑场上的婚礼

——记陈铁军烈士

黄庆云

选择了自己的道路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象一声“惊蛰”的春雷，唤醒了帝国主义压迫下的睡狮——中国。

广东佛山镇也从沉睡中醒来了。

在镇上来了一支女学生的队伍，她们是广州市女子师范的宣传队。她们在街头演讲，大声疾呼，唤起人们认识当前的危机，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提倡男女平等，提倡民主和科学。一个十五岁的小姑娘在人丛里凝神地听着。演讲结束了，宣传队拿出了一迭迭的传单出来，那小姑娘毫不犹豫地伸手把传单接过去跑向大街小巷，把传单散发给每一个路人的手上。

这小姑娘就是当地一个侨商的女儿——陈燮君，那时她正在私塾里读书。

第二年，佛山出现了第一所新学制的女子小学，

名叫“季华两等女子小学”。人们以惊讶的目光看待这新鲜事物，议论纷纭。陈燮君却对她的妹妹燮儿说：“耳闻不如目见，我们亲自去看看去。”她到了季华小学，透过玻璃窗，一看，那些老师就是去年来佛山的宣传队哩。她欣然的告诉她的妹妹说：“这才是我们求学的学校！”她回家坚决要求转学。上了学，她和妹妹一起，以积极的行动来支持这所推行新教育的学校。她们勤奋向学，夺取优异的成绩让人们看到新教育的优越性。她们穿制服，上体育课，在佛山带来朴素和崭新的学风。人们惊奇地说：“陈家两位小姐真的象男孩子一样啊！”燮君说：“是的，象男孩子又怎样？男和女不是应该平等的吗？”从小，陈燮君就学得怎么选择自己的道路。

叛逆的女性，斗争的女性

然而，在二十年代里，一个女孩子要选择自己的道路多么不容易啊！燮君十六岁那一年，哥哥突然告诉她，父母生前把她许配给佛山一个何姓富商的儿子，现在那个人的祖父有病，要把她娶过去冲喜了。燮君怎样反对也无效，迫得只好成了大礼。到了洞房之内，她却落落大方的对那新郎提出了彼此都在求学之年，不应该给婚姻妨碍学业，要求仍回到娘家居住，继续读书。新郎只好答应了。这样过了一年，她觉得对方是个碌碌庸才，谈不上志同道合，小学一毕业，

她就断然的脱离了家庭，只身到了广州，在坤维女子中学，继续读书。

坤维女子中学，虽然是广州资格较老的女子中学。但是它却是一所闺秀的学校，校长思想封建，这样的教育不能满足陈燮君的要求。而广州，自从孙中山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帮助，成立革命政府，已成为革命的摇篮，又是社会矛盾的集中点和各种政治思想斗争的中心了。陈燮君正在找寻她的人生的理想和中国妇女的出路时，在学校里遇到一位中国共产党员谭天度老师，给她介绍了当时的进步刊物《响导》和《新青年》，使她在重重迷雾中看到了共产主义的曙光。她又和进步的同学区梦觉等一起参加“读书会”和“时事研究社”，结合当前的斗争研究妇女解放的道路和学习社会主义理论。

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发生之后，广州和香港的工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举行了举世闻名的省港大罢工。六月二十三日，广州工人和革命群众举行了示威游行，声援五卅运动。这时候，陈燮君偕同着坤维一班女同学，同仇敌忾地参加到游行队伍来。把一群小姐学生从高楼深院的学校带到街头，没有大力的动员和组织能力是不行的啊！接着，游行队伍遭受到英国、法国军队残酷的射击，造成了惨痛的“六·二三”血案。燮君又组织同学，参加了救护和慰问队伍。这一年夏天，燮君考上了中山大学预科班，后转

入文学院，从此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工人运动中都积极工作。在学生运动里，她对校内的反动学生——孙文主义学会的学生作面对面的斗争，在妇女运动中她常常给那些打着“女权运动”的招牌，推行资产阶级妇女运动的“女权运动大同盟”作斗争。她投身到工人队伍中间，到车衣工会劳工子弟学校教学，到罢工工人家属中去工作，跟她们一起打草鞋、缝衣服、支援北伐大军。她脱下了白上衣、黑裙子的学生制服，换上了大衿衫、阔脚裤，打扮成一个普通女工一样，到工人家里嘘寒问暖，动手帮忙。工人们都把她当成自己人。经过了严格的锻炼，一九二六年暮春，陈燮君光荣地被吸收到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里来。从此，她不再叫做燮君，改名为铁军，表示跟旧我决裂。真的，她早就和旧我决裂了。

铁了心的战士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背叛革命，在上海屠杀共产党员。十五日，广州的反动军阀也对共产党挥起屠刀来了。天刚拂晓，大批军警便包围了中山大学。担任着中共中山大学支部委员和中共广东区委妇委委员的陈铁军是敌人的一个目标。陈铁军得到了情报，在千钧一发的时间，她离开宿舍，爬上墙头，逃出了敌人的魔掌。然而，这时在她心里考虑着的，却不是个人的安危，而是要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她化装成一

个贵家少奶奶，逃过军警的耳目，到了西关一个产院里，通知正在那里留医的邓颖超同志马上转移。这时候，在广州的街头，已到处溅着共产党员的热血了。

任务完成，可是陈铁军已失掉和党的联系了。这时候，白色恐怖笼罩着广州，差不多所有党的组织都被破坏，党员随时有被杀的危险。可是，陈铁军偏偏要冒着一切危险去找寻党。她和沈卓清一起吃不饱肚、睡不暖席，常常从一个地方转移到一个地方，可总是找不到党。有一天，她倒把那为她牵肠挂肚的哥哥碰上了。哥哥劝铁军说：“革命已无可挽救了，你何苦去冒那杀头的危险呢？你是个好学的人，我设法送你到外国留学去，你也该为自己的幸福打算了。”铁军断然的回答说：“正是革命到了紧急的关头，才需要不怕死的人。为大众的幸福而被杀头，也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千辛万苦，陈铁军终于又和地下党联系上了。

为了挽救革命，党在“八七会议”后，决定发动各地暴动。为了准备广州暴动，八月，中共广东省委分配陈铁军一个艰巨的任务，在广州建立机关，协助周文雍同志工作。

周文雍是一个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他原是甲种工业专科学校的学生，因为参加革命被开除学籍，他领导广州工人代表会，工作很出色。陈铁军在搞妇女运动和学生运动时，常跟他有接触。革命就是一个大